

四泉乱弹

文化的多边对话

《电视·电影·文学》丛书

唐明生 编

上海三联书店

文化的多边对话

编 者/唐明生

责任编辑/朱慧君

装帧设计/李人范

责任制作/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 英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

印 刷/江苏省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50 千字

印 张/7.75

印 数/1—3 000

ISBN7-5426-1211-5
I·154 定价:15.00 元

各话题对话人员(以姓氏笔划排列)

丁法章	丁锡满	马 达	王小鹰	王纪人
王周生	王佳彦	王庚年	王晓玉	王晓明
尤小刚	毛时安	尹 鸿	叶 辛	吕晓明
朱立元	朱永德	朱学勤	仲呈祥	江曾培
许纪霖	阮若琳	孙雄飞	李天纲	李文斌
李光一	李伦新	李国民	李梦学	吴 亮
吴贻弓	吴基民	何承伟	邱 青	张德林
陆星儿	陆海明	陈汉元	陈思和	邵牧君
胡展奋	郝铭鉴	赵长天	赵莱静	钟大丰
俞吾金	姚晓蒙	贺子壮	秦绍德	顾晓鸣
柴建民	徐俊西	徐甦民	唐丽君	黄 允
黄蜀芹	彭加瑾	谢 飞	楼世芳	褚水敖
戴 翊				

主持人:唐明生

序

徐中玉

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是专家们对近年来文艺界若干热点问题的“对话”。我很高兴能够先睹为快。《电视·电影·文学》杂志组织发表的这些“对话”，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因为“对话”反映的问题既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参与对话的人又都是知名的专家，读这些文章，不像读某些长篇大论那样得花费许多时间，这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这些文化性“对话”对我同样很有帮助，为我提供了不少知识和信息。作为一个迟到的读者，这里也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已做了近七十年电影的看客。三十年代喜爱《渔光曲》、《大路歌》这些影片，抗日战争胜利后看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影片至今记忆犹新。五十年代后喜欢赵丹、石挥等主演的片子。现实主义的、积极进步的、爱国抗日的，又有较强艺术感染力的、富有批判精神和人情味的，我都要看。积多年之经验，我觉得还是对当时这类影片最有感情。而对只有宣传作用、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影片，感到既不够真实、饱满，又枯燥乏味，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大红灯笼高高挂》、《黄土地》等我也看过一些，虽有新鲜感，但不很强烈，搞不清也并不关心谁谁是第几代。谢晋导演的揭露“反右”丑剧的

几个片子,我认为在当时形势下是很有胆识的,却受到了一些轻薄见解的指责,认为这些影片太不实事求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自以为超越了时代,其实是脱离了我们这里的实际。须知到了最近对“反右”丑剧才有了一些突破禁区的气象,而多少受害者却墓木已拱了。

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影片可以说比所有人为拔高的都强,因为它们总是比较真实,比较切近人民的生活。也许正因误遭批判,才更提高了它们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这同八个“样板戏”后来受到大家的坚决拒绝,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这就是人民的选择,任何一时的高压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张艺谋导演的片子颇有创新,颇有气魄。他的粗狂、野气,正是对多年来驯服得太缺少骨头、太软弱、太陈腐的一种冲击。拍摄精心,话语不多,引人思考。对比后来那些滔滔不绝的油嘴滑舌,对比一向充斥的高头讲章、套话官话连篇,是另一种境界。显然可喜得多。后来确有迎合外国猎奇趣味的苗子,形式精致,内涵不足。但愿这个难得的人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潜力,不要疏离本土,不要太偏执,多点社会主人公抱负。

现在可看的影视太少。差到简直只能一路翻过去,直到索性不看。或者还是看看那些几十年前的老片子。演员文化底蕴太少,一般都缺少演技,没有深度,凭容貌在支撑。发展快,需要大,人才跟不上市场,又管理不善,到处设卡剥皮,搞得人人烦躁,想多赚些钱。市场经济确实增加了机会又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在文艺界感觉到的问题中同样存在着畸型发展这方面的因素。不过,平庸的影视毕竟也解决了一般人消闲解闷的需要,因此外别无既省钱又如此方便的娱乐方法。某些更低俗的相声简直就

是有害的了。

一流城市需要一流文化，诚然。但高楼大厦只要有钱就能很快建立起来，精尖的人才却不是有钱就能很快产出。种下一棵树一般能天天往上长，搞得不好单凭金钱却会把人才害死，拔苗助长同样会使人才夭折。在多年只用力培养驯服工具之后的萎缩时期，关键在赶快改良土壤，使敢闯的人才得以有机会茁壮成长。一面从根打好基础，有长远规划，一面从现有苗子中精选培养，同时欢迎引进外地苗子，到一流城市来争取迅速发展。上海硬件设施在改善，软件仍弱。各种活动虽多，轰轰烈烈多在媒体上，与广大群众甚至与文化圈内群众也仍关系极少，未能较快落实。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大问题。

电视的涵盖面、使用者都最广泛，过去只有极少数人参与，现有“千军万马”加入了，不是坏事，是好事。要阻挡也阻挡不了。问题在善于引导，管理得好，公平、公正、公开，法制。要有公平竞争，反对权钱交易，垄断自肥。要凭贡献、凭高质量办事。对假冒伪劣，偷工减料现象，例如常见的拖拖拉拉动辄几十集，片前片后一大串姓名，存心拖延时间，为什么居然仍给上映？可见制作节目、管理各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改进。

缺乏认真负责、有说服力的评论，至今仍是一大空白。媒体多属新闻报道性质，有其作用但不能替代评论，否则无法提高，树立信仰。但怎样才能建立起来？既非商业性，又不是官方喉舌，而属于民间、大众可以信赖的舆论，有学术研究做支撑。目前的困难在：“炒作”已因商业性太浓而声名狼藉，原来热衷于此的渐销声匿迹，研讨会、发布会、签名售卖之类亦已效果日少，而认真负责、有说服力的评论队伍仍没有组织起来，只听见上下呼吁，也

还未听到有什么筹划、计议。并不是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不可能建立起相当公认的健康评论，英、美、法等国的这种论坛已建立起来多年了。大概同样需要有重视文化事业、资力人力比较充足的日报来承担才合适。报纸发表快，读者多，编辑力量强，群众信息来源广阔。开头有个适当的基本队伍，然后在实践中培养扩大。商量具体计划，由小到大，提供足够的信息和资料，保证写稿人能及时参加看到有关的活动，进行一些必要的研讨，注意队伍的素质、纪律、酬劳，这些都不是任何期刊或个别人所能承担，得以持久的。目前评论家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是既不愿参与胡乱捧场，也顾虑直言批评会损伤各种当事者的直接利益，而且个人资料信息远远不够，又实难于保证所说意见一定切中要害。但他们还是有志积极想为繁荣文艺事业起些作用的。如能打破诸如此类的僵局，我认为一旦建立起相当的权威，得到读者的信任，不但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发行量、广告收入）也会有保证，对有魄力有远见的日报会有双丰收。一流城市的上海，当能把这一工作做起来。

时代早已在呼喊真实的激情洋溢的报告文学。人们已看到了太多平庸、苍白、萎弱的文字，充满了巨大变革的时代在文学作品中远未得到深刻有力的表现。表面风平浪静的海面下蕴藏着人们多少难以平静的心潮。平常百姓最关注些什么，文艺家未必都不知道，可现在他们笔下多惜墨如金。不少“报告”或猎奇、或煽情，与平常百姓的痛痒看不到有何关连。好像现实生活中已没有什么值得严重关切的社会困难，大家尽可歌舞升平，高枕而卧了。我赞赏“对话”内胡展奋同志的话：“无论文坛的冷暖如何，报告文学的特性都‘锁定’了它的作者只能是一个

孤独的远行者。”文学工作者如果一味追求热闹，像个八面玲珑、到处赶场子的公关家，距离精品大作就会更远。

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给文艺家们带来了宽松得多的文化环境，再也不必为要说些老实话，贡献点恨铁不成钢的愚忱而忧虑重重了。同时，也已有了创作上多种选择的机会，可能更多发挥自己的潜力。小说家可以自由决定触不触电，触多少电。可以不必奉命办事了。可以专写小说，也可参加改编电视剧，在最佳情况下鱼与熊掌可以兼得。或者重在追求小说的生命力，或者可以扩大小说的影响面，小说与改编成电视剧要求不同，各有特点。小说家们比搞别样创作的同行得先扩大其活动的领域，多了点自由，也是社会改革的成效之一，值得祝贺。

道路还长，进步不可逆转。愿共同努力。

目 录

序	徐中玉 1
话说第五代	1
“千军万马”搞电视,行吗?	17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文化	41
北京座谈:再说第五代	61
文化建设的个性化思考	75
纷纭杂说:明星出书热	91
放谈报纸“扩版现象”	109
好剧本在哪里?	127
附一 也说“好剧本在哪里?”	145
附二 成功的前提	149
时尚乎?! 豪华乎?!	153
影视创作与小说作家	171
迎接大庆 多出精品	187
时代呼唤“报告”	209
后 记	225

话说第五代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朱学勤(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许纪霖(华东理工大学社科系副教授)

王佳彦(上海影城总经理助理)

徐牲民(《文汇报》“文艺百家”主编)

李光一(《解放日报》记者)

唐明生(主持人)

唐明生 新时期电影的成就及其走向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以吴贻弓、黄蜀芹、谢飞、吴天明、滕文骥等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同世界上新的电影语言相结合，创作了一批优秀影片，使中国电影一下子缩短了和世界影坛的距离。应该说，这一代导演群体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是有成就的。他们比较早地同国际大众文化实行交流，也比较早地进入了国际大众媒体，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继他们之后，中国影坛又出现了以张艺谋、陈凯歌等为代表的另一个导演群体，这就是被海内外史家称之为第五代的导演。他们的特点是用最先进的电影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演绎中国的文化。因此，他们所执导的影片在国内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国际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认同。时间进入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电影受到了诸如电视等娱乐业的冲击，出现了市场疲软、观众锐减以及制片资金不足等困境。面对此种状况，按理说，作为最富有生气与追求的第五代导演可以承担繁荣中国电影创作的重任。许多人对他们也确实寄予厚望。然而，恰恰是由于他们的某些先天不足，使他们无法挑起这一重担。与他们以往所导的影片总是不断产生轰动效应相比，近年来他们重新“崛起”所导的一批影片，如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李少

红的《红粉》、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周晓文的《秦颂》和陈凯歌的《风月》等,均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还受到严厉的批评,有人称之为这是第五代导演的“衰落”。还有一个现象不知大家是否注意,第五代导演大都是以拍艺术性的探索影片起家的,但后来他们渐渐转向了。拍片用的是海外资金,目的在于在国际影坛上得奖;他们着眼于海外市场,可结果海外原先对他们的认同却正在淡化。种种迹象表明,第五代导演的现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今天,本刊邀请诸位想就此问题谈谈各自的看法。

“新锐电影”的衰落

李光一 以张艺谋、陈凯歌等一批导演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海外称他们为“新锐”导演。他们创作了一批探索性的“新锐”影片,在中国乃至国际影坛崭露头角。他们的最大特点是,运用最新的电影语言,讲述东方人的故事。有了这批导演和有了他们所拍的一批影片,使国际开始了解和认识了中国电影。在他们之前,尽管我们做了不少宣传工作,但海外真正了解中国电影的人并不多。因此,第五代导演的被国际影坛所认同是远远超过其他中国导演的。他们的影片在国际上一次一次得奖,使中国电影越来越受到海外关注。一个时期中的一些重要国际电影节,如果没有他们所拍的影片参赛,那就成了一件遗憾的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不过,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第五代导演真正“火”的时间不是很长,他们后来所导的影片,可以说是一部不如一部。尤其是近年来的一批影片,与他们“崛起”时的势头相比,实在是一种“衰落”。

朱学勤 我觉得第五代导演的出现是我国电影界的一个大的事件,它改变了在他们之前形成的电影创作格局,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看了他们以前所导的几部片子,感觉上是带来了一种新的希望。因此,我们对他们有理由抱有更大的希望。电影有它自身的价值,第五代导演以往的探索是有意义的。至少我个人觉得中国电影是越来越有了变化。然而,当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我看了他们以后执导的一些影片,如《风月》等,感到并不满意。说得重一些,是感到失望。为什么会这样?值得探讨。我的看法是,第五代导演在整体上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对于他们的“后退”,我不仅惋惜,也表示同情。

徐牲民 张艺谋、陈凯歌、周晓文、李少红和吴子牛等,诚然都是中国影坛最让人刮目相看的人物,在他们相继进入中国电影大制作的时候,人们完全有理由对他们寄予强烈的期待。这是因为他们既具有强劲的现代观念,又具有同样是十分强劲的艺术追求和人格理想。但是,在依次看了他们每人的最新作品,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南京大屠杀》、《风月》和《秦颂》以后,却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同时失落了。并且,他们之所以失落的原因也几乎是相同的。如果把他们以往的作品和现在的作品作一比较,恐怕不难发现,这是一种精神格局的萎缩和倒退,也是一种人性内容的弱化倾向。

唐明生 说到《风月》,在去年举办的第49届戛纳电影节上,陈凯歌原本是想去夺奖的,结果是铩羽而归。从报道的情况看,反应不佳。评委们对该片普遍感到失望,“影片放映完毕掌声稀稀落落”,西方的一些报纸甚至称“《风月》是陈凯歌为了迎合西方的观众而犯下的错误”!又说,《风月》“虽然能从中感受到昔日中国的地道原味,

但此种故事早已经是老掉牙了”。从原先的认同到现在的“反对”，这种感觉上的强烈反差是颇值得让人玩味，也颇值得让人深思的。

许纪霖 我觉得很惊讶，也觉得很可惜。陈凯歌原来是个很有历史感的人，他本应扬长避短。现在包括张艺谋在内的第五代导演，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似乎都回到了历史，最近的回到了民国。他们同时又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们制作的银幕故事均和历史无关。在他们的影片中，借用的历史背景仿佛并不重要，他们在演绎他们心目中的故事。我以前是搞历史的，用历史的眼光来衡量他们，他们实际上是在消解历史，而不是在反映什么历史。他们在影片中所演绎的那些故事，是在再造他们心目中的东西。我认为，这是第五代导演从当初的崭露头角到今天的萎缩甚至倒退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不是下什么结论，失落的因素有好多，也很复杂，我仅仅只是在指出一种现象。

王晓明 陈凯歌的总体水准是不必怀疑的，那是明摆着的，摄影好，叙述老练，技巧也是够纯熟的。我看过《风月》，由于我习惯于读文学作品，因此由《风月》我想到了别的文本。如曹禺的《雷雨》，我能感受到那里面的东西。还有《末代皇帝》，甚至像《大红灯笼高高挂》这类片子，我也能从中感受到一点什么。我不知道陈凯歌是有意还是无意，《风月》好像也受到了这类影片的影响，它们都是用一些解构的语言来叙述故事。于是，无数的文本在那里相互交织。对于《风月》，我总的感觉是不好，尽管相对讲有它的动人之处。影片对颓废的、糜烂的、没落的场景渲染得非常强烈。其中有个镜头：换花。不断地换花、换花，整个气氛给人的感觉是湿漉漉的，而且是残败的，是

不断遭到摧残的。拆白党好像也在讲什么爱情。其实,爱情两字恐怕还谈不上,更合适的表述应该是真心,是真情。这类题材本来可以拍得非常动人,如果拍得好,完全可以拍出一个很不错的爱情故事:爱情在拆白党的摧残下挣扎,最后被毁掉。这是一个很难得的题材,可惜现在结构散掉了。我不知道陈凯歌是想表现整个氛围呢,还是想表现其他的什么,包括封建的家庭、江南庞家的命运,这些好像都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戛纳”反应不好,我想是有道理的。张艺谋的《红高粱》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那里面都有个很集中、很强烈的东西,而《风月》给人的感觉却不是一个整体,缺少生气。打个比方,菜场卖的螃蟹,是活的,是一个整体。假如半死不活的,缺少生气,就很难说是一个整体。戛纳电影节评委的不满,我想其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徐牲民 《风月》这部影片,阴气太重。影片中的忠良,沦落得这么深,但随着情节的逐步推进,影片所表达的主题过于病态。当然,由于立场不同,视角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人们看电影,终究还是会关注它所存在的意义,这对于第五代导演,好像也是个悲哀。他们现在正处在创作力最旺盛,也最能建功立业的时候,但不知为什么全都在向后退,并且是越退越远,这包括李少红的《红粉》、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周晓文的《秦颂》。以《秦颂》为例,历史不历史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电影,它本身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影片娴熟地把握了攻伐、政治与个别命运的有机关联,在所营造的古人故事中,以及那些营造的历史场面,可能会让人发生兴趣。与此同时,影片也给了某些诸如统治者与文化者之间的关系的展现。但仅仅靠这一些是不够的,因为它们还没

有抓住影片叙事的贯穿之核。周晓文自己说,他要讲的是一个“成功了的失败者和失败了的胜利者”的故事。应该说,他的意识是敏锐而准确的。若真的能揭示人物较量的人格力量,以及对“征服”做出人格的注解,这将会使《秦颂》形成震撼的力量和深度。很遗憾,我们没有能从影片中真正地看到这一切。也许在第五代导演看来,在社会的外围环境中,似乎只有采用那些比较离奇的、也比较非常态的叙事才能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强烈的人性的东西,而对一般的、常态下的人性,能不能表现,这对于功力深厚的第五代导演来说,显然是一个挑战。

王佳彦 我认为,陈凯歌的有些片子拍得很有吸引力与震撼力,也很有回味。可我在看《风月》的时候,觉得可以中途离开,也可以打个瞌睡。虽然《风月》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画面,都经过精雕细琢,很漂亮。据说,陈凯歌拍每一场戏都要拍很长时间,对演员要反复地说戏。问题是把那一场场戏贯穿起来看,故事性反而大大削弱了。我以前看过《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四十年代拍的一部电影,画面是黑白的。要说演员造型、舞美设计、灯光调动和气氛渲染,《风月》远远超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故事让人深深喜爱,而《风月》因太注重形式,结果反将大的东西给丢了。《风月》现在还没有公映,我有个感觉,如果真将《风月》拿出来放,估计不会成为影坛“热点”,票房价值也不会很高,因为从总体上说,它比较让人失望。

“搏奖情结”——创作的“死路”

唐明生 经常关心电影的人都知道,最近这几年,第